

## 秋收

◎ 胡忠伟

国庆长假，回到家乡，充分地享受了亲近庄稼的幸福。清早，拣一条小道，一路溜达开去。有一点点薄雾，似纱似烟，把乡村笼在怀里，湿漉漉的。路旁的小草上，田地的麦苗上，都挂着露珠儿，那是夜之眼，盈盈闪光，还替庄稼人在守夜哩。路旁的杨树，一律儿高，站得端端正正，仿佛等待随时检阅的哨兵。这些杨树啊，从冬到夏，从春到秋，站立的不仅是姿势，而是一种精神，一种坚守，它们亦如庄稼人一样，守卫着土地，亲近着庄稼。

春发其华，秋收其实。在北方，白露过后，许多庄稼都瓜熟蒂落，农谚唱到：“八月八，冬瓜南瓜回了家”，“白露天气晴又晴，谷米白来玉米黄”。每个秋天的早晨，乡村的上空便都会弥漫出一种红橙橙的香甜味。谁家的狗“汪”的一声，撕破了黎明的衣裳，太阳微微裸出半边脸，庄稼人新的一天开始了。几只老母鸡咕咕地叫着，从院子里欢腾而出。羊儿稀里哗啦从村巷里闪过，一路留下圆溜溜的粪粒，似撒下一路蓖麻籽。壮硕的牛儿，摇摆着尾巴，晃动着大屁股，依然慢条斯理，走得不慌不忙。跟在它们身后的，是那些颤巍巍缺了牙的老汉。等牛羊出圈了，庄稼人也拉上架子车就下地干活了，这个季节，农活一堆一领的，活儿赶着活儿，玉米、高粱、谷子、大豆都熟了，都等着收获哩。土地温润软和，等待着犁耙的耕耘，紧赶慢赶就要秋播哩。枣儿、梨儿、苹果、柿子、核桃，都等着装箱发货呢，趁着国庆长假，好一并抢占商机，卖个好价钱哩。辣椒红了，一串串，早已挂满了山墙，红红火火，灿若红霞。土豆滚圆滚圆，散发着泥土的清香。萝卜又白又胖，像一个熟睡的娃娃。耕地的时候，冷不丁从地里会碰出一个土豆或萝卜来，让人欢喜得看了又看。玉米秆下，偶尔翻出一个玉米棒子来，善良的庄稼人也会撒一把玉米在地头，给那些来往啄食的鸟儿。那些缠缠绕绕的豆蔓，停止了生长，风干在玉米秆上，豆荚鼓囊囊的，装满了花色不一的豆子，谁家的老妈妈，坐在门前，端着一簸箕的豆角，一一剥开来，像是在端详初生的婴儿，庄重、缓慢。每一粒豆儿都瞧得仔细，她们是最会持家过日子的主妇，把秋天阳光的滋味慢慢咀嚼。玉米收获了，被剥光了衣裳，黄亮亮的，堆满了院子，每一个棒子都颗粒饱满，庄户人摩挲着这些成熟的老玉米，那如黄土褶皱般的老脸瞬间舒展了许多，眼角眉梢无处不荡漾着舒坦的笑容。

春播一颗籽，秋收万颗粟。活儿干累了，歇歇脚，说说话，抽抽烟，喝喝茶，看云卷云舒，话千年农桑，不急的，有的是好日子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这时节，该收该种，庄稼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哩。这情景，仿佛从经年的《诗经》里一路传唱而来，让人觉得分外亲切：“同我妇子，饁德南亩……”

九月的天空高远湛蓝，安详平和，有着如诗般的神性光芒，真如庄稼人从容不忙、神闲气静的生活呢。

老家的院子里，有三株大的柚子树。一株蜜柚，一株沙田柚，一株冬瓜柚。每年十月到冬月间，沉甸甸的柚子便挂满枝头，像一盏盏黄灯笼，十分惹眼，令人垂涎万分。采摘回来的成熟柚子，用塑料袋密封保存，只要精心储藏，可以从寒露时节吃到阳春三月。

小时候零食极少，自家里产什么吃什么。春天吃枇杷，夏天吃桃子，秋天吃板栗，到了冬天，能吃到的便只有桔子和柚子了。桔子酸酸甜甜的，吃多了容易上火，而唯有成熟后的柚子，果瓢甜蜜，百吃不厌。

我家的柚子树，是爷爷种下的，树形硕大，结的果实也多，是整个村子里数一数二的。春天的下午，我喜欢搬一张小凳，在那棵最大的柚子树下，边写作业边闻花香。柚花的香气可真是醉人呀，我沉醉在浓浓的柚香里，想象柚子树硕果累累的样子，觉得自己是一个最幸福的小孩；夏天的傍晚，我和爷爷奶奶在柚子树下乘凉，奶奶慈爱地给我扇风，而爷爷会讲许多我小时候的趣事给我听；秋天的早上，我站

在柚子树下，看着那些青青的果实由绿变黄，满心欢喜。冬天的时候，我随手摘一个大柚子，用刀在上面轻拉两下，再按刀印剥开，一缕柚香沁心田，顿感生活甜如蜜。

我五岁就能分辨出柚子的品种。果实圆圆的、果皮薄，多汁的柚子是蜜柚，因为甜中带酸，开胃极好；果实长得像葫芦

## 一缕柚香

◎ 刘希

的柚子叫沙田柚，沙田柚的水分少些，但很甜；冬瓜柚皮厚，果肉小，但果肉甜蜜，堪称柚子中的极品，即使长得像桔子一般大小，它的味道也比蜜柚要好得多。

冬瓜柚树型娇小，果实便极易采摘。我喜欢冬瓜柚的味道，一连能吃上好几个。家人也总是不舍得吃冬瓜柚，要把最好吃的柚子留给我。每天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，

就是去树上摘个新鲜的柚子，解解馋。

冬瓜柚吃完，沙田柚就成熟了。蜜柚的果实大，因此挨到冬月才成熟。蜜柚有些酸，聪明的母亲就是剥下柚瓢，放冰糖熬煮，待冷却时放上两勺蜂蜜，做成蜂蜜柚子茶。这茶因为冰糖和蜂蜜中和了柚子苦味儿，酸酸甜甜的，全家老小都爱喝。我上学时还总带上一瓶。柚子树常常分大小年，一年挂果多，多得吃不完，另一年便挂果少，不够吃。好在聪明的爷爷喜欢剪枝培管，不至于我出现断粮的情况。有时候柚子多了，实在吃不完，爷爷便东家送一筐，西家送一筐，柚子便成了联络乡情的纽带。

搬到城里后，家里的柚子树没人照管，还未成熟，听说就被淘气的孩子扫荡一空，吃到自家产的柚子，便成了一件奢侈的事。十多年前，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了，上次回老家，望着那三棵熟悉的柚子树，我的眼前又不禁晃动着他们的身影，眼睛瞬间潮湿。

时光飞逝，岁月流转，很多东西在变，但不变的，是我老家的柚子树，不变的，是我浓浓的思亲情。



南京

植物园秋色 仇德成 / 摄  
第749期

## 感怀

◎ 夏邦栋

疮痍满目浴烽烟，  
苦水腥风迷少年。  
挥墨攻书何所思，  
惊雷醒梦换新天。  
丹心朗朗向明月，  
涓水潺潺入石田。  
万紫千红云锦路，  
长风破浪敢为先。

要买又好又巧的栗子，要等到八月初。那时不像初入秋，草色不对了，风也不对了。这时，你到农贸市场去看，动担挑来的，筐箕挎来的，大一堆小一堆地堆着，黑油油地等着人来买。

每年此时，蹲着买的人当中，常常有我。我喜欢吃栗子，蒸或是炒，我都喜欢。除了现买现吃，每年还要在栗子的尾声里，买一点存放，放到过年，儿子回来，给他做栗子鸡。新鲜的栗子不容易放，好坏，好生虫，放冰箱，埋沙堆里，我都试过，总要坏不少，留到年，能有一半好的，就不坏了。

好在栗子不是什么金贵的东西，山坡上长，长街上卖，家中有树的亲戚，还偶尔送点。

在小镇上住家，这一点是让人感动和怀念的。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们住在苏家湾，那时妻子开店做生意，她结交了几个很好的朋友，这几个朋友念我们住在青石板的街上，什么都靠卖，山芋上来她们送山芋，花生上来她们送花生，栗子上来她们送栗子，都是赶集时带上来，节气不同，有时

送来的竟是一大捧梔子花，或是一束金黄的桂花。小镇女人之间的交往总是这么泥土芬芳。

这是个丘陵小镇，北边水田南边山，半山半圩，在这里住家过日子，能吃到嘴里的东西也就多，而且新鲜。南山是隐隐的一道翠屏，坡上栗树坡底人家。春来栗

## 栗色秋

◎ 严巍

树开花，开黄白色的碎花，有梨花的影子；冬天栗树落光了叶子，剩一些栗壳挂在枝上，像小鸟儿做的窠。顺路往山里走，上一个坡就到小仁村，此村多果木，春来果花繁多，樱桃尤多。穿过小仁村，下坡，到小张村，村在山口，约十来户光景，此村背靠大寨山。大寨山阳半山腰上有几株老板栗，树高数丈，是老品种，秋风起，

栗壳开，栗子落地，在草丛里。我曾去捡过。

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但我总记着这么一回事，每次路过，总要遥遥怅然一番。

栗子配鸡块红烧好，通常吃得多吃得方便的还是炒栗。记得有一年的八月十六，作协在湖中舟上雅集赏月，我事先不知道地点，原以为在湖边某酒楼，所以空着肚子去。等打着手机一路问到船上才知道，没有酒菜，只有茶水和茶食，其中有一款是炒栗。月上中天，我肚子着实饿了，在《二泉映月》的胡琴声中，我顾不得颜面，大啖炒栗，越吃越香，直吃得栗壳纷纷。那晚，炒栗的甜香，抵得上半轮月色。

路过肯德基，我在想，食品也有现代和古典两个版本。炒栗，它的颜色，它的辈分，它的文化，当属于古典，食之让人怀旧，文人尤甚。《燕京岁时记》记曰：“京师食品也有关于时令，十月以后，则有栗子白薯等物。栗子来时用黑沙炒熟，甘美异常，青灯诵读之余，剥而食之，颇有味外之味。”

读书而有炒栗，就有了“味外之味”。

## 自贸区发展论坛暨媒体智库行启动仪式在我校举行

(上接第6版) 新成效进行系统性、深层次和多视角的考察。

江苏省商务厅副厅长周常青、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、新华日报社社长庄传伟、南京大学社科处副处长刘颖等分别致辞。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秘书长、中国国际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应邀作特别演讲。来自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、上海

对外经贸大学、中山大学、东南大学、苏州大学等高校及智库的专家学者，围绕自贸区建设热点问题作了主旨报告。南京大学自贸研究院院长于津平在发言中建议，江苏自贸区要立足高起点，利用好江苏自身的优势，同时也要有统一的协调和管理。

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自贸区重大战略，南京大学设立了自贸区综合研究院，

联合校内外研究力量，研究江苏乃至我国自贸试验区的理论和政策问题。研究院加入了全国高校自贸区研究联盟，与江苏省商务厅签订《关于共同推进自贸试验区研究工作的合作协议》。江苏自贸区获批之际，研究院在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、《新华日报》、《经济参考报》、《经济日报》、新华社、光明网等报刊媒体发文，对江苏自贸区发展定位和政策进行解读，为推进江苏自贸区高质量建设提供高水平决策咨询支持。(商学院)